

在稻田相见

文 / 李晓

稻子熟了，沉甸甸地垂下，向养育它的大地深深致敬，此时的天空，更加幽蓝旷远。来自地平线的风，鼓荡着心胸，走吧，我们在稻田相见。

蝉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碧蓝天空中的白云亮得晃眼，一眼望出去，空气仿佛在微微颤动，苍翠山峦的筋骨与肌理，在朗朗日光下显露出清俊的骨骼。

黄昏，乳白炊烟以袅袅婷婷的步子抵达云层，云层之下，一次乡间的晚餐就要开始。

晚餐的地点，就在刘哥乡间老屋的稻田边。一张小四方木桌早摆在了石头院坝的中央，土石结构老屋的门楣上，悬挂着金灿灿的老玉米棒子，在古铜色夕照中，闪烁出黄金般的色彩。

晚餐开始前，西天的云彩便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彩排。起初，是鳞状的云涌动汇聚，渐渐铺陈燃烧的晚霞，天空的晚餐比大地提前进行，西天如喝醉了酒一般，红彤彤一片，也如炉火熊熊的铁匠铺子里铁水横流。渐渐地，晚霞如火焰燃完，天空转暗，呈现出苍白的灰

烬色，暮色在大地蔓延，天上的倦鸟在扇动翅膀各自归巢。

82岁的刘叔用木盘托起乡间菜肴，土菜依次端上桌：斑鸠叶豆腐、凉拌马齿苋、蒸坛子肉、粉蒸南瓜、鸡蛋炒番茄、清炒茄子……这些乡间土菜，都是朱大妈为我们早早准备的。

刘叔就是刘哥的父亲，朱大妈是刘哥的母亲。乡间的稻子熟了，刘哥给父亲打电话：“爸，周末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吃饭。”老父亲顿时乐了，叫出声：“好啊，我喊你妈准备准备。”刘哥是我在城里结交了30多年的朋友。

刘哥的老家距城里120多公里，老家那座山叫鹿鸣垭，海拔1480米，据说从前常有呦呦鹿鸣。这些年，我陪刘哥一趟一趟地回他老家，回去一次，就给我们的身体“充电”一次，让我们的心绪在时间的流速里保持一点从容自然。

刘哥的老父亲，有一部智能手机，77岁那年学会了发微信，他发的大多是乡间事物，草丛里一个滚圆的老南瓜，尖尖稻叶上颤动羽翼

的豆娘，一只土狗趴在树下睡觉，一群鹅摇摇摆摆走在田埂上，一个长满了青苔的老石磨，大槐树下相聚的乡亲……这些乡里的景物，让我常常从城里腾空，落到刘哥老家的大地上，我做了鹿鸣垭的一个赤子。

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把刘哥的老家认作自己的故乡。我琢磨着这个问题的源头，我想，这些年，在聚聚散散的朋友中，刘哥算是盘卧在我心里最久的一个朋友。虽然我知道，这世上极少恒久永远的东西，但友情如两棵葱郁生长的大树，能够相望且在土壤里给予彼此能量，已是不容易。

那年夏天，我陪刘哥回到乡间，一同劝说刘哥的父母来城里居住，刘哥在城里早为父母准备好了宽绰的房子。那次我与刘哥苦口婆心劝说，却被二老拒绝了。父母亲丢下一句话，只要老骨头还动得，就住老家。后来，在刘哥城里之家的露天大阳台上，暮色涌动中我对他说：“就让二老住老家吧，常常回去看望就行。”刘哥点点头。

晚餐开始了，刘叔不断

地给我碗里夹菜，老母亲慈爱地望着刘哥和我。蝉鸣从稻田上空传来，浓郁的稻香漫到了小四方桌上，让我恍然间飞舞在稻浪之上。

刘叔走到稻田边，拍下几粒稻谷，放到嘴里“嘎嘣嘎嘣”嚼出了声，夜色里满是喜悦的声音：“熟了，熟了。”这是一个老农民在用牙齿鉴定稻谷的成熟度。每一粒稻子，都凝聚着阳光的碎金、月光的流银、风雨雷电的浇灌、大地精气的滋润。

晚餐过后，星星在墨蓝天鹅绒般的天幕上闪烁，鹿鸣垭上方，有一方波光粼粼的大水库，呼呼山风带着水汽氤氲、森森树木相拥后的清凉湿润，从两山交界处的坳口上空落下来，落到这老房子四周，荡漾在乡间人的心田。在鹿鸣垭的山林草地中，还有散落的帐篷酒店以及露营的游客，帐篷酒店里透出的点点暖黄光晕，宛如大地布置的灯盏，与星河轨道里星星流淌的天籁，遥遥相望。

这稻田边的晚餐，让我在粗瓷碗底照见了心灵故乡的原形，让我在夜空浩荡里，向沉香的大地致以深情的敬

额济纳胡杨（外一首）

文 / 魏咏柏

那年风沙撕开黄昏
你们用脊背抵住天空的坍塌
枝条是干涸的闪电
在云与地之间写下倔强
不是为了站着三千年
是为替失踪的河流记住年轮
当驼队咽下最后一口水
你们把根钉进祖先的骨血
见过太多穿金甲的过客
最终都败给一场霜降
褪去金甲的旅人解开衣襟
在月光里打捞自己的形状
落日碾过沙丘像碾过旧信
你们用落叶数时光的厚度
每道裂痕都是暗河在皮下奔涌
向秋天交出仅存的火种
候鸟带不走任何秘密
唯有你们把遗嘱刻进骨髓
当大漠收走所有姓名
风里站着不肯倒下的我们

莫尔格勒河晨雾

破晓前的蓝头巾飘在河湾
祖父的马鞍还沁着昨夜的寒
雾从河底漫上来，像母牛翻身时
抖落的细绒毛，沾湿我褪色的袍边
白桦林低头饮水，枝丫碰响水罐
20年来总在此时打翻奶桶
河水弯成祖母的银镯子
圈住我总想逃往对岸的童年
那年追驯鹿跑进雾深处
靴筒里灌满冷雾与蓝莓的酸
恍惚听见有人唤我小名
回头只见河心漩涡吐着白烟
此刻雾浓得能捏出奶汁
却再挤不回断奶的春天
只有岸旁老牛默默反刍
把碎草和时光嚼得细软
突然有鹰撕开雾幔
河床显形如未愈合的刀痕
我蹲下身掬水，看清指缝间
流着家族浅褐色的眼斑
雾散时河仍是那把弓
绷紧着永不回弹的弧线
而晨光像支银箭搭上弦
射向对岸未醒的群山

大地之色

文 / 刘刚

辽阔大地，秋风微拂。站在山顶，凝视远方，深刻感受到这片土地给予庄稼人丰厚的馈赠。看田园、山冈、河流……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驻村半年多时间，我走遍了这里的沟沟坎坎，目睹了大地之上随季节更迭而变换着不同的颜色与姿势。

勤劳的人们感恩广袤的大地，惜土如金，哪怕是一小片闲土都会种上生姜蒜苗，全村没有一块撂荒地。当春雨漫过田园，育秧、栽秧成了家家户户的重点工作，村民忙碌于田间地头，锄草、灌溉、施底肥、撒种子、盖薄膜，一套流程下来，算是完成了第一道工序。不久后，种子发芽成秧，瓜秧、豆秧、稻秧纷纷登场，人们掀开薄膜，开始移栽、施肥、垒土，田园变成绿色，各种青嫩的秧苗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突出生长。

望着村民忙碌的身影，

闲不住的我在村委会旁的一小块地上耕耘起来，路过的大叔大娘们驻足观看，七嘴八舌地指导我如何翻土、施肥、撒种、浇水，在一群人的笑声中我学着侍弄土地。其实，我自小就见到父母劳作于田间，对锄地、浇灌这些活儿并不陌生，只是缺乏实践。这次有开垦土地的机会，我岂能放过，经过一番忙碌，终于把这块空地利用起来了。

一段日子过去，我耕耘的土地上长出了幼苗，丝瓜秧、南瓜秧、辣椒秧……好几种秧苗挨挨挤挤、青嫩油绿。村民们围拢来看，纷纷指导我如何移栽。在经历一场汗湿衣衫之后，我将那些秧苗分门别类地移栽开来。大自然从不厚此薄彼，眺望全村，大块의田园、小块的地，无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我与村民一样，追着风，追着雨，追着光，追着作物的生长节奏。

随着夏季来临，稻秧开始抽穗、扬花，田园里响起蛙鸣。不愿失宠的瓜园藤蔓满架，大片瓜叶层层叠叠，瓜花竞相开放，丝瓜、南瓜鲜嫩水灵，挂在藤蔓上甚是喜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大地呈现给人们的一幅美丽画卷。回看我自己种植的辣椒瓜蔬，已然置身大地葱茏的怀抱之中。

不止于此，但听稻田之上，蛙声如潮。回望小河两旁，白鹭成群。在走访农户后的归途上，一路都能听见布谷鸟、杜鹃鸟的欢快叫声，清澈嘹亮，催人奋进。同事说，这是自然生态良好的象征。是的，田园生五谷，天地纳万物。蓝天白云下，人与万物和谐共存，是大自然最美的诗篇。

耕耘脚下这片沃土，就是耕耘富足的日子。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就是热爱幸福的生活。

当秋风掀开稻浪，神奇

的土地就似一张画布，被大自然的妙笔绘成了金黄。此时，村民拉开了秋收的大幕，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随着一辆辆收割机下田，一袋袋金黄的谷穗就进了农户的粮仓。

四季更迭，时节有序。从繁茂的绿色到灿烂的金黄，大自然的手笔让人不可不畏、不可不敬。我一向敬畏生命和自然，这种敬畏不是害怕，也不是敬而远之，是一种爱，爱家园，爱大地。家园是我们的孕育之所，大地是我们的生存之基。

在这里，祥和的山谷、树林、花园、小溪，可爱的鸟儿、松鼠、蜥蜴……无不点缀了美丽的大地、美丽的家园。

站在山顶，凝视大地之色，聆听生态之歌。看远处的稻田、麦地，近处的果林、瓜园；听头顶的杜鹃唱晚，脚下的蟋蟀弹琴，无不彰显大自然的和美与包容。



▲资料图片